



如果不能
好好爱

The
old
cinderella

高雅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Cinderella

THE OLD
CINDERELLA

高雅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脱轨时代/高雅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894-1

I. ①脱…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0454 号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94-1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 言 自 语 自 序

高雅楠

写这本小说的动力是缘于一对大家都看好的模范夫妻离婚了，原因是男方在恋爱两年外加结婚五年后，终于在家以外的地方找到了“真爱”。

在这本小说的撰写过程中，陆续又有两对朋友濒临散伙的边缘：一对是因为男的偷吃没把嘴擦干净；一对是男的在老婆怀孕期间才发觉她不是他要找的人……

这给了我很大压力。不知道是我身边不靠谱的人太多了，还是现如今的婚姻真的很脆弱？迫于压力，我没有把篇幅伸展得很长，我担心写得太长，这几年里随出去的份子钱就都打水漂了。

对于感情，我不是专家，甚至连熟手都算不上。当别家姑娘和小男生手拉手向前走的时候，我正甩着破树枝子跟在大小伙子屁股后面捡乐儿；当别家姑娘在家门口深情款款地和小帅哥道别，我正忙着

跟男同桌为了三八线挠得头破血流；当别家姑娘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在有钱的小 A、俊朗的小 B、对丫死心塌地的小 C 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我正思维混乱地和一众老爷们儿举着酒杯高喊：“干了！满上！”

所以，我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经历，也就没有资格对别人的姻缘指指点点。

所以，我希望我的婚姻不单能受到法律保护，还能受到上帝保佑。

如果有一天连上帝也保佑不了了，我会拿走属于自己的东西，该吃吃，该喝喝，哪凉快在哪待着。因为所有感情在相识之初都是美好的，一经历柴米油盐就变得惨不忍睹，你们如此，他们也一样。除了得不到的人，没有谁会在谁心中一直完美。所以实在没必要肝肠寸断纠缠不清，也不需要任何报复，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去吧！

身边有很多没结婚的女人，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却有着倾国倾城的理想，她们总期待着可以和金光闪闪的王子携手走进婚姻殿堂。我不是给谁泼冷水——灰姑娘当然可能打败公主，也可能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不过你得体谅，王子身边还有很多很

会

张静初

一天晚上收到一部剧本，一气呵成读完，直呼太过瘾，心中升起一阵小冲动：好想认识这部小说的作者，那一定是位豪气万丈幽默风趣的奇女子。要到邮址，发出信，有点不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和素未谋面的人主动联系，自觉有些唐突。然而，很快就接到回信，相约要带我去发掘广州美食。这位将自己自嘲个底儿朝天的女子，生活里完全不见锋芒。朴实直接不施粉黛，见到自己喜欢的帅哥偶像吴克群还会有点脸红；把自己即将来临的预产期称为“卸货”。她，就是高雅楠。

这部剧本的原著当然就是——《脱轨时代》。

应雅楠盛情邀请为这部小说写序，鉴于我如此热爱她的才情又幸运地被女主人公许可附体了几个月，这序是必须写的。不过我的建议是大家赶紧跳

过这篇序进入正文，享受我曾半夜抱着小说咯咯笑的乐趣。

对于雅楠从娘胎里带来的幽默天分，我只有羡慕忌妒恨的份儿。许可附体的这段时间里，好多朋友说我比以前逗多了。是啊，如果你和许可一样，奉献给一个男人一段永恒的青春，而他只留给你一个永远随他姓的儿子，你可以做到不做怨妇，不留活口，甩着一裤腿子的灰走向明媚的春天吗？许可做到了，所以我们爽了，笑了。

多的灰姑娘。广东有句俚语：食得咸鱼抵得渴。东北话的意思是：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

我也是这个意思。

身边还有很多结了婚的男人，仗着有点模样或者有两槽钱，平时多听几句忽悠，就总觉得外面的姑娘比娶回家的好。我也不是刺激谁——如果那人真是纯洁美丽又善良，温柔体贴有文化，家里不差钱又没有其他目的，人家眼睛瞎了能看上你啊？就算看上了，你觉得你能当家做主？还是不戴帽子？

激情总是短暂的，日子却是漫长的，奶油蛋糕再好也代替不了一日三餐。希望大家都能明白。

扯得有些远。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本小说——

故事的女主角叫许可。三十岁，失业，离婚，还带了个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世界上所有倒霉的事情都找上门来，但这并不能影响她的睡眠质量。在她眼里，离婚是一种生活的终结，也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谁也没说“另一种”就一定是坏的。所以，在故事没有终结之前，生活仍在继续，一切都在发展，痛苦要快点翻，快乐要慢慢等。

如果你觉得自己倒霉，那看看许可，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如果你比许可更倒霉，那也别灰心，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绝望的放弃。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仅以此书感谢我的老爸，因为我的优点都是遗传他的基因——爸说缺点都随我妈。

接着要感谢我的老师王瑄先生，因为有您，才让我没有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并把写字作为主要营生。

然后还要感谢一下我的老公，是你顶着给家族抹黑的压力，冒风险娶了一个跑江湖的媳妇，从此给社会减少了一个隐患，却在自己身边埋下一颗雷。

最后感谢给我发过工资的历任老板，没有你们按时出粮，我就熬不到今天。

另外，我还没离婚，希望大家在往后翻的时候不要对号入座，最好也别给我这个机会。

目 录

- 离歌 ..1
- 厌遇 ..19
- 暗战 ..41
- 有病 ..65
- 争宠 ..75
- 绯闻 ..103
- 战役 ..115
- 涅槃 ..141
- 秘密 ..169
- 没有结局的结局 ..191

诗 歌

0.

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九点三十八分。东山区民政局人潮汹涌，有人面若桃花，有人貌似黑桃Q。

“十一块五。”政府同志业务熟练地在我俩户口本上分别盖上权威大印，并丢出两个离婚证。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我再也不用清洗和自己无关的裤衩袜子了；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和朋友玩多晚都不用和谁有个交代；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我又恢复了自由的单身生活……当然，你要非说这是让人给踹了，我也不和你犟。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世间正是春天。刘焯问：“吃早餐了吗？”我把脸拉得更长一点，妖娆地甩着一裤腿子灰走向二十米外违章停在路边的破 QQ，并以踩跑车的力度让 0.8 的发动机发出 8.0 的轰鸣，然后——

呼啸而过。

那个给了我一个家庭又毁了我一个家庭的男人，像个地标一样屹然矗立在汽车尾气里，看不出有什么欢喜悲伤。事实上，他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像个有风度的智者——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是这样子，第一次带我回老家的时候是这样子，第一次被我撞见和别的女人偷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而我，每次出场都近似一个没文化的智障，永远在表现完了以后才发觉刚刚的表现欠缺深度。

十点三十八分。车行缓慢。电台里播报着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满脑子都是江湖恩怨。

我是一个已婚妇女，嗯……确切地说，我曾经是一个已婚妇女。就在一天前，我们共同拥有两套房子一辆车、一个儿子一条狗。而现在，我搬回到婚前的单身公寓，并争取到儿子的抚养权——本来刘焯也争取来着，但群众舆论让他只配争取到狗。不过我们都有相互探视儿子和狗的权利，区别只是他必须每月支付儿子的抚养费，而我可以看心情来决定要不要支付狗的。至于这辆 QQ，是我的结婚一周年礼物，当时刘先生说等我们五周年的时候，他就会把 QQ 变成甲壳虫，十周年的时候，甲壳虫将会变成 Mini Cooper……我想我在有生之年可能没那个福气看他变戏法了，因为在五周年来临之际，我只看见了一个妖精！把我后半生的饭票给睡了。

托离婚的福，我拿到九万一千元的抚恤金。其实也不能算抚恤，而是我

这些年为这个家捐献的家私家电折现，约等于零存整取。另外我自身还价值二十万人民币——不过那要等到意外死亡后才能由保险公司转到我儿子的名下。

我奉献给一个男人一段永恒的青春，那个男人留给我一个永远随他姓的儿子。

一想到孩子就想到孩子他爸，一想到孩子他爸就想到破碎的婚姻，一想到破碎的婚姻，我的情绪就无比失控，每当无比失控的时候……油门和刹车总是那么容易混淆。

伴随着发动机死火的声音和车体的强烈震动，我，顶上了前车的屁股，要命的——还是辆宝7。后面追尾未遂的出租车捡便宜卖乖地往死里按喇叭，本来就很难嘈杂的三月变得更加令人烦躁不安，你说汽车喇叭咋就没人研发出个个性化铃声呢？喵了个咪的……

有时候女人开车是非常令人抓狂的——这条定义，开宝7的人可以论证。而有的时候，女人开车是相当幸运的——这条定义，我可以论证。

撞车的那一瞬间，我猜宝7车主大概会生气吧，因为那样美丽又昂贵的屁股存在的意义显然不是用来给人顶的，所以当我心潮澎湃打开车门的时候，我分不清那个被侵犯的男人眼睛里所放射出来的光芒到底是抱怨，愤怒，绝望，还是……压抑？

男，二十六至二十八岁，身高一米八〇以上。米色的新款 Burberry 开衫看起来不太像地摊货——还有贴身剪裁的同色系休闲裤以及 Hermes 本季刚刚

发布的 Triviere 小牛皮短靴。随着步近，Armani 经典寄情水的甜蜜豆蔻味越发勾魂摄魄……但，那张陌生的帅脸由始至终保持厌恶的神色，像是踩到了一坨屎。苍天在上——我真心希望自己此刻能够凭空像个屁一样人间蒸发，而不是扮演一个寒酸的罪人。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的刹车突然失灵……”虽然廉价的道歉听起来没那么容易被原谅，但从一个女人嘴里讲出来，至少，可以少承受一些难听的形容词。

也许我的担心根本就是多余的。事实上，宝 7 男一句话都没对我讲过，他只是看了看尾厢，拨了个电话，就重新回到车里，把受伤的屁股擗在路边。我也手忙脚乱地开始翻找报险电话，把没脸的 QQ 往路边靠靠，然后，就是心神不宁的等待。

每一天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那些意外有时会促成一段姻缘，让你发现一个秘密，感悟到生命的真谛，或者送给未来的你一段或喜或悲的回忆……但如果生活每天都跟今天一样，我宁愿现在就去死。

1.

焦头烂额处理完保险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我去毛毛家寻求安慰。

毛毛是我的大学同学。当年，我们一同选择了外语外贸大学的英语教育系，大三，我开始在一家旅行社打工，先拿下导游证，毕业后又拿下了国际导游证，开启游牧民族的人生。

这段人生在七年前接待一个政府考察团之后完美告终，那一趟欧洲行，我成功猎获了当时的青年共产党员刘烨同志。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在老干部们的忽悠下半推半就走进一间小酒吧，再半推半就喝了点小酒，然后半推半就上台与乐手共同整了段吉他弹唱，好像是当时很火的 Jack Johnson 的 banana pancakes，好像还有即兴跳舞部分，不带脱衣服的那种……当时表演得挺成功，为日后刘烨跟我没话找话奠定了坚实基础。

婚后我戒掉了流浪汉的生活方式，戒掉名牌、夜生活以及不是纯吃饭的约会，除了偶尔接一些文字翻译工作外就是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家政工人。而让我舍得从午夜公主化身菜市场大妈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缘于刘同志长得超像林志颖——除了脸是黑的；二是感觉嫁给公务员比较靠谱。

当然，这个感觉在三个月前粉碎性骨折了，事实证明公务员也靠不住。

对不起，扯远了。我本来想说的是毛毛——当年我们一同选择了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系，丫在三年级的时候突然发觉自己有摇滚天赋，然后极缺心眼儿地在耳朵上捅了七个窟窿，画烟熏妆，穿要饭的衣服，把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搞成天打五雷轰顶状……乍一看就像超级赛亚人，仔细看比乍一看还像。

此外，她还旷课学电吉他、学贝斯、学架子鼓，跟地下乐队的主唱玩私奔。当然，不好意思，我那时很哈她，我的二把刀和弦也是跟她学的。她还怂恿我跟她一起整文身，她在脊椎位置刺了一条梵文，意思是：“我是你最爱的人吗？”

这条特殊疑问句让她毕业后没当成空姐，我想倘若她文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概考官就会原谅她的年少轻狂了。

她怂恿我整文身，我很认真地思考了一宿，然后拿一张世界地图，中英文对照的那种。我觉得做任何事都要有意义，可文身师报了个价，我觉得很贵，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实际上，毛毛对摇滚的热情只执著了一年半，毕业前她邂逅了一个宇航员，OHNO，是飞行员……她就不再走赛亚人路线了，改走空姐路线，连跟陌生人打招呼都是 Hello Kitty 式的。说实话，我挺感激那个飞行员的，尽管他在毛毛的情史里仅出现过短暂的一个夏天。

再后来，我们都毕业了，毛毛进入一家主流媒体，做记者、编辑；两年前跳去另一家非主流媒体，做执行主编，晋级过程中也集齐了十二星座男朋友。

我曾经有个很浪漫的计划，就是在自己每一年生日那天都和刘烨拍一张甜蜜的全身照，在照片背面记下那一年的生日愿望，等老了以后会有很长一段温暖的回忆。这个计划讲给毛毛听的时候，她显得无比激动，她说：“太有才了你！我也要拍生日照！把每一年陪我过生日的男朋友名字写在背面，这样等老了就不会想不起来当时跟谁在一起了。”

她说她找不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只能不停地找。我本来以为自己找到了……后来发觉自己寿命太长。

我从毛毛的冰箱里拿出一瓶番石榴味的果汁先生，一饮而尽，然后一屁股瘫在沙发里，面无表情地接受她的凝视。

“手续办完啦？”毛毛问。

“嗯。”我踢掉拖鞋躺在沙发上。

“怎么这么久啊？离婚也要排队吗？”

“离婚挺快的，离完出了点意外情况。”

“不是办完手续又去叙旧了吧？”

我从沙发上腾空而起：“愿意叙旧你跟他叙去！我跟他这辈子只有三种可

能，就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求求你让我安息吧！”

毛毛还是不温不火地保持微笑：“说吧，今儿谁又刺激你了？”

其实我真不是心疼那辆涅槃的破 QQ，一不是什么好车，二也不是什么好人送的。我只是每每想起宝 7 男的厌恶表情就恼羞成怒——我是卖国了还是卖淫了？至于你拿这种眼神来看我！

但这种事是死都不能说的，免得又给毛毛平添欢乐。

人多不一定就热闹，身边相伴的不一定都是朋友。有时候，你并不需要被人同情，你只是在受伤的时候需要有人陪。女人注定是天敌，在没有感情和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就是姐妹；有了，就是对手——让你的对手对你了如指掌是非常傻×的行为。更何况，哪个女人也不愿意把自己最狼狈的一面展现在姐妹面前，因为那随时可能成为姐妹们在各自男人面前显示自己更有魅力的无聊话题。

“办完手续回来的路上追尾了，一整天都耗在维修厂。”我提炼了一下中心思想。

“就这点事啊？那辆破驴早就该捐了，就你还拿它当马骑。我劝你别修了，往垃圾站一开，利人利己利国利民。”

“保险公司也这么说，赔了七千块，没修。”我跳过细节。

“不是吧？你追得多狠啊？还真报废了？”

“一般狠。主要是脸皮薄，不禁撞。”

“嗯，报废也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对了，老刘没跟你争宝宝吗？你还真想要啊？”毛毛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